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蜃樓志
第二十回 豐樂長義絕大光王 溫春才名高卞如玉

去臺華胄，真忠心為國，豪氣橫空。海疆因英雄，歎周郎年少，輾轉途窮。循州旅館，羨金蘭臭味相同。惹多少波翻浪攪，元黃血染鮫宮。越囹圄，標旗幟，更無端，揭竿斬木興戎。又屢挫前鋒，看大眼名楊，大樹名馮。歸琛納贖，願皇恩早鑿愚衷。淫凶輩，豈吾族類，腰間劍吐長虹。

彩筆生花，搖漾處，秋風點綴新。棘闌深鎖，詞源泉湧，逸態橫陳。諸公宵後起，應讓我，獨步前塵。

逢盲叟，便含咀墨水，點染金身。頻頻孫山海落，阿誰高撥換頭巾？溫家呆子，名題虎榜，錦躍龍鱗。

歎成功僥倖，也不必哀禱錢神。假成真，看朱衣臉熱，白蠟眉顰。

卻說任提督約了胡制臺，調齊鍾總鎮，會剿潮州。四月初旬，兵已四集，任公置酒會議，說道：「小弟因兵微將寡，屢失機宜。近日賊兇遣兵沿途打糧，雖斬他數百餘人，也還未能禁止。今幸督師駕到，自然不久誅夷。」胡公道：「弟在羊蹄失機，久知負罪深重，定當與元戎協力掃除，以圖贖罪。」當下任公議欲並營，胡公只說：「分兩處安營，為犄角之勢，倘有賊兵到來，可以互相救應。」惠潮道屈公因勸胡公，將潮鎮兵馬合在提標，休兵三日，兩路並進。督標原是收捕羊蹄嶺的那些將佐剩兵八千，提標只有副將滕賢、參將餘良、遊擊計策，本標兵卒三千。合鎮、標共四千五百。

探卒報知，摩刺吩咐海元、海貞領五千兵馬抵住胡成，深溝高壘，不要與他交戰。自己領了海利、海亨，並顧信、孟飛天、夏叱吒、李翻江等四員健將，一萬雄兵，來迎任恪。這任公兵馬雖不上五千，卻頗嚴于紀律。遠遠望見賊兵遍野殺來，即與鍾總兵張兩翼而待。那海亨持著兩條鐵棍飛馬向前，海利隨即繼至，這裏鍾毓、滕賢接住，夏叱吒、李翻江雙馬齊出，力搗中堅，摩刺魔兵大進。任公指揮左右兩翼圍攔將來，那弩矢如飛蝗般的亂射。李翻江臂中一箭，退將下來。摩刺勃然大怒，左手持了六十斤的禪杖，右手飛起五十四斤的戒刀，直衝進去。他部下兵馬就如排山倒海而來。雖則任公兵法精嚴，無奈眾寡不敵，況且諸將中並無摩刺的對手，立腳不住，各各敗陣而逃。退下二十里下寨，卻又損了八百餘兵卒，參將餘良陣亡，悶悶不樂。

摩刺殺退任恪，吩咐四員健將，各領兵一千四面埋伏，當中紮一個空營：「倘任恪殺來，只須四面聲張，驚之使走。」自己領了海亨、海利，悄悄殺向那邊，暗約海元等分兩路連夜去劫胡成營寨。可笑胡成，在惠州被劫致敗，到此還不提防，又被摩刺弄了個迅雷不及掩耳，只得四散奔逃。幸得任公預防劫寨未睡，聽東南殺聲大起，忙引兵救援。黑暗之中互殺一陣，退了摩刺，合兵一處，兩下勸慰。

天明，正欲造飯，摩刺已合兵追來，這帶餓的殘兵如何迎敵？未曾上陣，先定下逃走之心，任公約束不住，只得又退下來。摩刺的兵馬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亂殺了一回。屈道臺馬失前蹄，被他擒住。兩位大人剩了五千餘兵卒，無計可施，一面各路調兵，一面具摺先自參奏，並請分調外鎮兵將。摩刺呵呵大笑，奏凱而回。將屈強軒罵一場，發了監候。並差人至陸豐報捷，約定日期，同攻廣州。

姚霍武將來使割去兩耳，吩咐說：「你回去告訴你那和尚，叫他安頓那顆光頭，姚爺爺不日來取！」正是：

盜與盜，各一道。參不透，個中竅。

僧附俗，寧通好。僧去耳，堪一笑。

卻說茹氏葬了理黃，家中安妥，問這冷容道：「如今我家男人死了，你在此無用，你須拿出主意來纔好。」冷容哭道：「奴一身流落，舉目無親，大娘若肯見憐，奴願為婢女服侍。」

茹氏曉得他是無著落之人，也不怕他怎樣，就允下了他。冷容磕頭謝了。過了三朝，悄悄的托時家小阿喜送信與吉士，請他前來。此時四月中旬天氣，殘春送去，溽暑催來。廣中既值兵戈，又遭亢旱，從二月布種之時下了一場小雨，以後涓滴俱無，那第一熟的早稻看來收不成了，米價霎時騰湧。

江西、湖廣等處打聽得風聲不好，客商不敢前來，斗米兩銀，民間大苦。吉士吩咐蘇邦，將積年收下的餘剩的糧食，細算一算，約十三萬石有零，因于四城門鄉城之交各設一店，共四處，每店派家人六名，發糧米二萬石，平糶每石收花邊銀五圓，計司馬秤銀三兩六錢。看官聽說，若講那時米價每石十兩。不是已少了六兩四錢一石麼？若依著平時平價，卻還多了一兩六錢一石，八萬石米還多賣了十二萬八千銀子。這雖是吉士積善之處，仔細算來，還是他致富的根基。吾願普天下富翁都學著吉士纔好。那吉士再叫蘇邦、蘇榮分頭監察，逐日收銀回來。

本府上官大老爺聽得蘇芳有此善舉，忙請他進去，獎掖一番，又每店派老成差役二名，禁止光棍藉端滋事及鋪戶轉販諸弊。

已糶了六七日了，吉士在家無事，聽得時家來請，坐了一乘涼轎，杜壞、慶鶴跟隨，到了時家。邦臣說：「那邊已備下酒席，晚生不敢再留了。」又低低說道：「竹理黃雖死，家中倒又添一位美人，大爺也須賞鑒。」吉士從後門轉進。茹氏將房中收拾得十分潔淨，焚下好香。他也不帶孝巾，穿著件白貢繭單衫、元羅裙子，笑吟吟的接他進來，請他坐下，擺上酒菜，磕頭遞酒。說道：「拙夫死了，虧著大爺那邊的殯葬，奴特設一杯水酒，致謝大爺，求大爺寬飲。」吉士扶起了他，說道：「怎麼又累你費心。」因吃了一口。茹氏忙遞過菜來，吉士道：「且不要慌，天氣炎熱，我還脫下袍子哩。」即站起來。那冷容早從背後伸手上前，與吉士寬帶。吉士回頭看見，便問：「此女是誰？」茹氏見吉士細細看他，便說道：「是死的從潮州帶回來的。奴留他在此伺候大爺。」便叫冷容：「還不與你大爺磕頭？」冷容真個磕下頭去。茹氏附著吉士的耳說道：「這個丫頭不但相貌生得嬌豔，據說還有許多內裏頭的好處。」

吉士帶著笑挽他起來，叫他在旁斟酒，問他多少年紀、那裏人氏。冷容道：「小的纔十六歲，外江人。父親在潮州開綢緞鋪的，因被夥計拐去本錢，自己氣死了，留下奴家並無著落。」

吉士聽他一片虛言，不勝傷感。那冷容已受了范媽的教訓，那一樣不知？見吉士憐念著他，便以目送情，挨身遞酒。吉士也叫他自飲幾杯。茹氏見他兩人入港，便推說去整菜，躲在外房。

吉士抱著冷容又飲了一回，撒在榻床，一番弄聳。這冷容的騰挪迎湊、十分熟溜，吉士極為歡暢，因復喚進茹氏，叫他再戰。茹氏俯伏于旁，冷容則掀之于前，吉士盤旋周折，足足有一個時辰，可謂淫而無度矣。三人事畢，重新斟酒，就叫冷容一傍同飲。到了晚間，三人一床，輪流酣鬥。從此，吉士拼著幾兩銀子養此二姬，倒也妥貼。無奈冷容年正及時，淫情方熾，吉士又不常來，不免背著茹氏做些勾當。

這日將近端陽，吉士差杜壞送些花粉、角黍及紗羅之類與他二人，茹氏留他酒飯，叫冷容相陪。這冷容，三不知又搭上了杜壞。茹氏因他是蘇府得用之人，巴不得纏住了他，要他在主人面前美言一兩句，所以只做不知，落後送他出門之時，卻暗暗的叮囑于他說：「這冷容你大爺已經收用過了，你的事切不可透一點風兒。」杜壞紅著臉答應，著實過意不去，差赧而回。

再說吉士因如玉回清遠過節去了，只與姊姐妻妾們預賞端陽，在後花園漾滌池中造了兩隻小小龍舟，一家子憑欄觀看。

又用三千二百兩銀子買了一班蘇州女戲子，共十四名女孩子、四名女教習，分隸各房答應。這日都傳齊在自知亭唱戲。到了晚上，東南上一片烏雲湧起，隱隱雷鳴，因吩咐將龍舟收下。

少頃，大雨傾盆，約有兩頓飯時纔住。吉士對著母親說道：「有此場大雨，早稻還有三分起色，孩兒此番平糶不為無功了。前日廣府傳我，極意褒獎，孩兒怕後來不能湊手，豈不是枉費前功？倒覺十分慚愧。也虧這位大老爺志誠祈雨，所以天降甘霖。」毛氏道：「這本府實在是個好官。我前日在樓上，望見龍宮前擁擠熱鬧，那僕婦們說：『府大老爺天天步行上山求雨，一早起身，至

午時纔回，都在這太陽中走來走去，並不打傘的。」我還疑他是沽名釣譽。後來，又聽得說他晚上露宿庭中，一切上下人等都吃齋穿素。果然是誠可通天，佛菩薩有靈有感！」因對蕙若等說道：「我是老了，你們後生家須當念佛持經、敬禮菩薩，纔可修得來世男身。」蕙若等都答應了：「是。」吉士因園中路滑，拿著許多椅子，選了些壯健僕婦，將他們一個個抬回。毛氏同兩位姨娘、兩個女兒上樓去了。吉士等又在小霞房中歡飲一回，至小喬房中睡覺。

次日端陽佳節，那各家送節禮的紛紛不絕，或受或回，自有家人們照例遵辦，吉士坐在外書房，看刻字匠做那些送與上官知府的泳金匾對。卻好時邦臣家阿喜送了四色禮來，那茹氏托他寄送物件，因到書房親見吉士，悄悄的道：「竹姨娘叫小的送寄大爺的節禮在此。」因于袖中取出一個紅綿紙包呈上。

吉士退至後軒，打開看時，卻是一個銀紅貢紗兜肚，上面繡著三藍大纏枝蓮，中間睡著一對鴛鴦，白縐綢裏子，做得十分精巧，光彩射人。心中大喜，因吩咐阿喜致謝：「停兩日我親去看他。」那阿喜又打了個踉，稟道：「小的有句話要稟明大爺：小的蒙大爺抬舉，照應他家，有話理應直說；小的若不稟明，恐怕大爺後來打聽著了，又怪小的不識抬舉。」吉士道：「是什麼話，你只管直說。」阿喜道：「昨日這裏杜二爺送節禮過去，在那邊有一個多時辰，小的說是竹姨娘賞他酒飯，如何不叫小的過去陪他？後來他家小丫頭對小的說，那新來的冶容與杜二爺串上了，竹姨娘並不管他。這個豈不礙著大爺的體面！」

吉士聽了，也覺著惱，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只不要響著。」阿喜答應下去。吉士細想：「此事如何處置？如今將這杜壘攆了，卻也不難，只是難為他兩番好意。」因轉一念道：「那紅拂故事，傳為美談，他雖比不得李藥師，我難道學不得楊越公麼？

況路旁之柳，何足介懷！」主意定了，也就丟開，一面著人到溫家、烏家、施家，請那些太太奶奶們到來同玩龍舟，並看女戲。

過了幾日，即將三百銀子交與邦臣，叫他告訴茹氏，轉賣冶容與杜壘為妻。這男女二人倒是郎才女貌，況且杜壘曾服過摩刺葫蘆中的丸藥，與冶容可稱勁敵。二人的感激自不必言。

吉士又托時邦臣勸諭茹氏，轉嫁一個幕友續弦去了。吉士還送了他四套衣裳、二百兩銀子，略過不提。

是年恩科鄉試，卞如玉苦志埋頭。溫春才亦嘖唔竟日，但文章兩字，實做不來，他父親一定要他進場，光輝自己門面。

如玉只得擬了十二個題目，做了十二篇文章，叫他讀熟，場中不論什麼題目，叫他謄抄，以免白卷。但春才資性頑鈍，讀了三四日纔熟得一篇，到得第二篇熟時，這一篇又忘了。虧得如玉再三督豚，整整的讀了兩個多月，纔熟得九篇。以後天天溫習，並教他謄過幾回，默了幾遍。吉士倒勸他不必如此認真，那春才偏有僻性，讀熟了，天天默寫，手不停披。

七月初旬，學憲錄科弄了些手腳，倩人代作，高高的取了一百第一名的科舉，同如玉歡然進場，一樣的點名歸號。那大主考是陝西榆林人氏。這科奉了密旨，《中庸》書句不多，所有題目都係士子平日在家擬過的。此次鄉會試，只將《論語》、兩《孟》出題，以杜弊飾，所以這回三個題目，第一是「其不改父之臣」三句，第二是「是鷓鴣之肉也」二句，第三是「《凱風》親之過小者也」二句。

真是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，卻好三個題目都是如玉做過、春才讀熟的。第一題將「不改」「不」字看得活泛，前後兩段一起一收，中間劈分三比：一比是胡亂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的，自然不是；一比是拿定死腔，總不改其父之臣與政，毫無變通，也就算與執中無權的一樣，何足為難；一比是量纔授職，因時制宜，不改其父分職任官之意與法天勤民之心，雖改而一如不改，纔是難能。第二題將「是」、「也」二字，看作乃兄指點仲子回心轉意的口吻，並不是學三家村婦女反唇相譏；落下出哇，更覺有力，而仲子之矯異，亦倍覺異乎尋常。第三題將講家「《凱風》事關一身，其過小；《小弁》禍及天下，其過大」的議論駁去，中有警句云：「女子之失身，無異天子之失天下，以不安其室，而猶日過小，是編氓婦女終身無復有大過矣。」撇過此層，卻將過之已成、未成定大小。《小弁》是已廢申後黜太子，危及宗社，其過自然大了。《凱風》之母，雖有不安其室之心，卻未有不安其室之事。七子洞察隱微，作詩自啟，所以過小。中有警句云：「買絲送子，未免習俗之移人；桑落嗟鳩，亦自中心之抱愧。」這三篇文章一一謄好，早早交卷，第一起出場。到二場、三場，不過丟了幾兩銀子，請人應酬，聊草塞豚而已。

誰料房考、主司都看中了頭場文字，稱他曠世奇才。

那揭曉日期，春才中了第二十名經魁，如玉落在孫山之外。

弄得廣州眾士子稱冤叫屈，溫仲翁眼笑眉開。還是吉士大有主意，叫他快遞病呈，不必出去會同年、拜主司、赴鹿鳴喜宴。他父子還不肯依，虧得如玉再三勸阻，方纔歇了，直到主司進京以後，方纔張宴請客了。

那日請了鹽政廳呂珏、河泊所烏必元、南海主簿苗慶居七八位網商埠商，及卞如玉、蘇吉士、施延年等，共是八席。

擺著攢盤果品看吃大桌。外江貴華班、福壽班演戲，仲翁父子安席送酒。戲子參過場，各人都替春才遞酒簪花，方纔入席。湯上兩道，戲文四折。必元等吩咐撤去桌面，並做兩席，團團而坐。廚役又上了一道蟾宮折桂巧樣果餡點心。

苗慶居開談說道：「小婿賴諸公福庇，竟掇亮魁，實為可喜。只是前日主考大人在這裏，何不進去拜謁？拼著幾百銀子，拜了個濕門生，來春進京，這進士就穩了。」仲翁道：「小兒三場辛苦，又冒了風寒，所以不能出去，明年再補拜罷了。」

慶居道：「我小弟未做官的時候，也曾考過幾遍童生，無奈瞎眼的縣官看不出我的文字，說什麼破題中用不得『乎哉』字樣，篇中不許做做，又說文章只得三百餘字，嫌太短了，再也不肯取我一個縣名。直至後來，到了一位胡父臺，竟取了名字送府。」

我雖沒有去府試，卻備了一副厚禮去謝這胡父臺。他告訴我說：『這老兄這等年輕高才，何必向場屋中去尋苦吃，不如在我這裏當了一名典史，圖個三考出身，穩穩的一個官職，不強似那些寒酸秀才？』我那時如夢初醒，急急的捐了吏員，闖了十幾年。吏滿了，跑到京中，卻好這胡父臺行取進京，升了吏部主事，因是故交，蒙他一力扶持，纔有今日。可知前日這位主司是必該要拜見的。」那必元等個個稱是，蘇吉士氣得默默無言，卞如玉笑得要死。春才道：「岳丈不要心焦，我橫豎還有六篇好文在肚裏，會試怕不是個進士？有了真學實才，不用干謁別人；就要點個狀元，也不過多費了卞大哥半日的心，我再吃了兩月的苦就是了。」吉士怕他再說下去，便插口道：「苗老伯談了一回少年本色，且吃杯酒兒以助豪興。」家人斟上酒來，吉士每人遞過，眾人都出席打恭致謝。那戲旦鳳官、玉官、三秀又上來磕了頭，再請賞戲，並請遞酒。慶居等從前已都點過，卞如便玉點了一出《鬧宴》，吉士點了一出《墜馬》，施延年點了一回《孫行者三調芭蕉扇》。當日觥籌交錯，極盡其歡。

吉士回家，與蕙若歇了，將席間的話談笑了一回。

次早起來，早有家人稟說：「新巡撫不日到任，就是從前在這裏的廣糧廳的申大老爺。」吉士吩咐：「快打聽大人幾時船到碼頭，我去拜謁。」家人答應去了。

原來申公自升擢江西藩憲，聖眷日隆，七月中召他陛見，有旨垂詢海疆事宜。申公奏對稱旨，又力保慶喜熟悉防海機宜，可以控制兩廣，聖心喜悅。因廣東巡撫久已缺員，即放了申公，並傳諭慶公：「復任兩廣，得旨之後，即馳赴新任。胡成剿撫失宜，降補惠潮兵備道，其慶喜未到之時，仍暫護總督印信。」

此時李匠山與申蔭之俱來京師鄉試，蔭之中了舉人，匠山依然下第，住在兒子李薇省下處。這薇省暗暗稟明姚霍武之事，及蘇吉士所托密語。他就絕意科場，懇徽省的同年耿禦史上了一疏，情願隨撫臣申晉軍前效用，稍報涓埃。奉旨交該部並粵撫申晉議奏，都覆奏過了。奉聖旨：「李國棟著即給予伊子誥封，隨申晉前去參贊軍務。」匠山得了旨意，即吩咐兒子明春歸娶，自己跟著表叔申大人，于九月中旬起身。一路馳驛，並站兼行，至十一月廿八日已抵廣東省會。各官迎接。申公進了撫署，接了巡撫關防，李參贊另尋公館住下。

蘇吉士先于碼頭遞過手本，候申公進署，約略文武官上轅散後，再遞手本稟見。申公欣然傳進。待過茶，先說：「尊翁已作故人，可傷之至，因職守在身，有缺吊奠。」後又詢問家事。

吉士一一稟明，申公深為讚歎。吉士又賀蔭之世兄秋闈之喜，方纔稟出來。忙到匠山公館，久別乍逢，復喜交集。敘了一回寒溫，匠山屏退下人，說道：「我此行原出于不得已，因為著去年你對垣兒說的話，所以請旨前來。但不知這姓姚的說話還是出于至誠，還是借端推宕，希圖稽遲天討的意思？」吉士道：「據學生看來，姓姚的係感慨激烈之談，倘得先生一書，定然俯首歸順。學生不但見得透，並能奉書前去，諭以福禍，使其待罪軍門。」匠山道：「果能如你所言，俟慶大人到來，定當依計行事！」